



服部文庫  
イ 17  
2019  
16





117  
2019  
16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七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校

記

八詠樓記

詠訪侯累世食封信之地也國高島城焉據圖城枕  
詠訪湖湖環城基浸淫三面內城中城至于外城各  
成凸字形而浮焉中城亭樓自其先侯所設以為觀  
觀於郊關內外山川與疆場彼是其槩且四封之參



蓋奇勝云及今鍾秀侯嗣就國益愛其味而加修焉  
且謀擇之名侯素善芙蓉萬公萬公乃為侯遙想其  
勝題作八詠因為樓名又為侯具其圖狀命喬記之  
喬受焉而按其狀曰樓之所面右望守矢嶽其下則  
諏訪神祠信之所主也嶽之邇迤白谷釜梨金澤連  
嶽彼之一方見甲之駒嶽皆名山也然嶽足神祠作  
鎮於近林木鬱然四時之變為綠為紫作闕宮深樹  
於左則樓之東面諸山環列而北少林之巔古城遺  
趾邪至于桑原于愛宕于唐澤于手長爾乃賴岳佛

法長脚之祠及地藏彌陀溫泉諸寺觀所域堂宇隱  
見各成景境鳴鐘晨昏遠近互聞作華界疎鐘樓之  
正東向御射山山上中間芙蓉奇出如對一盆石寔  
為觀最作東嶽皎雪樓之背樓臺連甍以西乃湖也  
故不能入觀然諏訪湖信之巨浸見紀於疇昔乃又  
城所因為池封內之川左右灌注波濤撼座不待臨  
而知之作西湖殷濤若乃近臨田野五畝之宅十畝  
之桑村墅基布而南后稷攸相徇風攸歌覽夫我稼  
有年與我農攸樂宛若以其婦子蓋彼亦以作南邨



早穫左依北阜其下邑屋相承四民羣萃前易後險亦皆茂樹所映帶作北阜繁藜東出城闔柳塘弓曲樓之所巧不塘之半而其左曰蓮池蓮也柳也古昔所殖今惟仍其舊池水通湖白鷺雪集作藕塘衆鷺樓之正面高山峻嶺月出之光松林改觀作松嶺高蟾樓之制不事華飾高大高丈半有餘從橫方十二引僅供觀望而足已今侯在封也聽政餘閑日遊斯樓亦惟賦詩詠歌以邀幽賞而已釣漁得魚相勸酌酒所與亦惟左右臣僚而已恬然惟適耳目不營乃

物之情彼來相代乎前亦以其勝不窮也此記也喬不佞未嘗涉其地則冥搜而已矣而不可固辭於萬公姑據圖狀具列如是雖然繇此推之侯之雅尚其可知也竊見當今之制諸侯述職居東一期而歸其封又一期而朝故其在東都邸第也自朝會之禮奉上賦役外公私燕饗大小聘問無日不相往來同位敵體非不煩劇然亦因此頗為相尚又且退居閑宴也亦皆賓客義從更至互侍藉其餘瀝陪驩獻笑而堂閣膳羞之珍歌者後房之飾欲之無不以求之無



不供以故或有頗樂居東者然輦轅之下多見拘制  
則又有在封而圖樂者也固亦南面稱孤臨其臣民  
闔我四境惟我所欲惟是魯衛兄弟不得越境而交  
焉筆札子雲唇舌君卿說劍之客滑稽之優比之居  
東遊者不多焉於是驕逸之情不可以已則土木彫  
鏤觀大視侈鄭衛曼姬佳冶窈窕玩巧藻飾錦繡珠  
玉之好非此無足快意者然後營營然日夜惛埋心  
耳不可反已夫張而不弛人情所不能固不各欲其  
所適况邦君之貴邑入之富多忭移氣習以為常逞

志娛樂日趨華囂亦勢之所必至也人苟有所適可  
斯有所游息亦在其好尚何如耳則何必至于損其  
德以求屬厭哉古曰文詠物以行之夫文之所詠能  
及其物則自夙興夜寐洒掃廷內以至弓矢戎兵修  
爾車馬靡非維民之章况知夫稼穡之艱難與其山  
川雲物之紀可以備國者亦躬覽其臧否然後君子  
四時節宣其氣訪問修令弗納於淫凡可以樂而有  
節施於有政皆在其中矣然川斯樓之尚德不特供  
其適樂也雖以昭令名於後嗣亦不可也矣若夫興



象所至乃因聲詩以辨其勝任。間若已躬到者  
萬公所詠句有焉此記所不能盡也

讀書菴記

襄荷谷金山師師慈山秀禪師秀師師智達修禪師  
修師師黑龍潮音海禪師海師師黃檗第二祖木菴  
禪師云修師既受法於海師乃潛於東都城北襄荷  
谷以長養焉名其居曰棲涼秀師承事修師多年既  
又受其法與其境以至於今皆碩德相承稱為襲明  
金山師承事秀師亦既多年矣今歲庚申乃又別構

環堵之室於棲涼之側既成乃來命余為之記且曰  
奚不時來遊觀乎余乃遊則其境邃邃然旋山谷而  
入既而山阻谷殊人喧不及野鳥無驚幾乎為一桃  
源於負郭之間有洌沈泉瀏流其傍故老云是舊名  
清泉谷昔嘗有

猷廟遊蹟焉益徵其為福地也乃先見秀禪師于棲  
涼温藉可掬毫無矜持盖行高學精而莫其德音余  
不覺心醉其為有德之人矣延坐金山師新菴則室  
方面視笏制奄覆自足別室一設於佛之所觀音大



士一燈掛壁西向繞外益栽花才就乃供佛也既  
乃坐語終只梁間揭以讀雪字清人書也余顧而戲  
於主人曰止雪受法非師家風邪胡用是讀書輩繼  
晷之故為主人乃笑徐而語余曰自祖翁修師乃至  
我秀師既乃懲戒末俗澆薄率爾藉口教外失已誤  
入謂即兼修學可以無大過矣尸居而龍見有視於  
古德遂皆密爾逃乎斯境以自勵焉又以其所索即  
自大藏無書不備矣貧道雖不肖亦已親侍我師頃  
乃定志自奮曰登彼崑嶼而不得玉愚亦甚矣既有

我師在矣而又如常在石室修學鑽仰斯焉不勤奚  
日哉又何棲棲遑遑四方是之為焉諸居士相親善  
者聞之遂助以成斯廬既而謀之名即所扁讀雪往  
者得之偶中吾志因揭焉以名之云爾即亦朝夕仰  
以自警曰汝夙夜不懈汝事以堅吾守焉自今以往  
願得侍併無恙奉養我師之日久矣則蝸廬何陋之  
有適覆頭顛煨折脚鐺若將以終身爾固吾之願也  
尚亦我祖我師志其不荒焉貧道雖不肖以往幸有  
小成之日儻會若庚桑楚為嶧之民所推吾斯之



未能信不欲妄受人尸而祀之且心龍蟠泥久而後  
章大丈夫不飛則已飛則冲天而已然亦期之乎不  
可知焉則非今之所預圖也若夫沾沾年少緇徒未  
始自顧我道如何遽而聞某所有一區問田問舍為  
衣食計則延領而望曰庶幾乎已乃得之則陽為不  
得已而應焉私即挾依於跛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  
擲揆挺搆以摸蘓世利猶且修飾邊幅嚴其外貌叩  
之則捧喝無義令人聽熒而視之鼻間栩栩然負道  
雖不自訾獨奈何所企羨於此乎余乃斂容謝之主

人又曰予奉信圓通大士亟已有感得焉往者之和  
州長谷拜香乃令京工依其像以圖之奉歸今別室  
所掛以朝夕瞻禮是也乃合掌曰我之誓願尚不渝  
大士其有臨焉主人禪師俗姓浚谷氏云其父嘗以  
大俠終焉則主人之勇於精進期之他日言可復也  
有是哉可無記哉

山中氏祖祠記

大阪山中氏一族十八人以財雄稱豪家其宗人名  
宗羽以其祖先鹿介冢隔在備中歲時展祭有關乃



於京北龍寶山中玉林院作室設位祠焉遂與一族相謀欲樹石以紀其事即請院主大龍禪師禪師因東海寺妙解浚公轉送其狀徵余作文而記焉狀曰山中鹿介雲州人名幸盛世仕尼子氏其兄嘗為鹿雙角長六尺插胷額後畀幸盛幸盛身體壯大胷而臨陳人望其嶽然輒已驚伏因號曰鹿介自幼勇彊力兼十夫年八歲手刃人十歲乃能從軍獲首級十三復軍斬敵人胷裝又為肫形會月之初因拜月而禱且曰所不出三旬以勇名聞者有如是未幾伯

州小高役山名氏士菊池音八素以勇力鳴雲伯間者幸盛擊而獲之時年十六由此名號大震隣國後常必拜初月以終身云比二十六歲已歷大小六十五戰所佩大刀四尺提丈四槍所向無不辟易是時天下戰爭各據國雄時亦皆相競得爪牙武夫以為腹心而尼子氏方盛衆四萬餘人選勇略特異者十人令掌軍政幸盛又為之魁而善撫得衆懽心而毛利氏起於藝州威服隣國方欲霸關西先是數來伐雲州尼子經久卒義久繼嗣勢稍衰永祿六年毛利



氏使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大兵入雲州，攻白鹿城，拔之。義久與弟倫久以兵三萬襲毛利營，出其不意，幾克。隆景急勒兵力戰，反為所敗，皆奔。追急，義久兄弟危。幸盛乃領騎士二百為一隊，止拒之，自斬敵七人。義久兄弟乃得脫歸。九年，毛利元就親將再入雲州，次洗合，分兵絕糧道，塞援路，欲持久而降之。雲州糧匱，國勢益蹙。將士日散，諸城不守。數月，乃所餘富田城一耳。幸盛計其難振，乃勸主降於毛利氏。以義久歸，遂為寓公。幸盛從至藝州，餘將士亦多。

降為臣於毛利氏，而尼子氏凶。幸盛乃心獨陰圖復之，無何託事出之。丹後先是因州山名禪高為其臣。武田豐前所逐，喪在丹後，遇幸盛遊，杯酒相歡。幸盛乃陰思念，因與我接疆，僮助此人，使得復歸。因遂為後圖。今安知不為之奇貨乎？酒酣，乃問禪高曰：「若今舉君事，左袒必應者凡幾人？」禪高曰：「可得百七十餘人。」幸盛曰：「足矣。」君之舊國，他又豈無抱志待君舉者乎？今誠從吾言，密謀一志，則事在一舉。幸盛請從啓行，萬一有緩急，亡國餘衆散在四方，尚八百餘人，幸



盛在亦可一呼而致君其圖之禪高說於是密招士  
衆定謀刻日乃與幸盛俱潛入因州幸盛前徇曰舊  
君至苟知恩義誰不來屬者且事克有重賞得若干  
人乃勵衆曰需事無功兵利不在多決死而已士氣  
倍奮於是犒衆合志雞鳴起遲明進縱火民家武田  
聞變率兵而出幸盛復約衆曰視吾揮麾直衝彼中  
斬敵勿舉首級勿視小利唯進無退既而武田衆大  
聚圍之幸盛率戰且進乘機忽揮曰衝獲敵首邪授  
我頭邪勇與怯爾皆殊死戰一當萬遂大克之斬武

田父子餘追殺且盡乃取取鳥城納禪高禪高大喜  
故為幸盛設席內城使臨以受衆賀已避次外城推  
首功也既而幸盛與禪高有隙志不能果復還丹後  
初義久族兄勝久初生而父國久以事自殺乳母抱  
隱幸盛聞其長匿在京師因復奉之圖復國乃俱歸  
雲州而勝久弟某亦來會於是雲故士散亡在外者  
稍稍來屬時雲諸城已為毛利有會毛利元就大舉  
西伐九州內虛幸盛乃乘間攻雲諸城陷之進據富  
戶城元就還遣隆景攻之而城中倉卒乏食無援乞



援于織田氏不至隆景察城中飢困故餽米鹽諸物  
激怒之勝久愧焉無可奈何幸盛百方開糧道亦經  
日不給出戰亦不利勝久兄弟夜遁敵知之追幸盛  
止戰而勝久兄弟得脫走隱州既而幸盛入伯州未  
見城復乞援于織田氏時元就卒隆景代立使元長  
將兵三萬圍之城小兵寡外援未至幸盛屢戰勢不  
能支於是與眾共議乃佯出降元長雅重其忠烈與  
高尾城居之而隆景以勝久兄弟在隱州乃慮後患  
欲除之幸盛知其意密馳人報於隱州使夫出途被

關吏怪執焉得幸盛書關吏告元長元長欲誅幸盛  
幸盛乃亡送家室於京身至但州迎勝久兄弟自隱  
州俱走濃州岐阜居頃之幸盛赴京從明智光秀軍  
攻丹州有功時織田氏既霸中州遣世子信忠將征  
和州信貴城幸盛請從行先登獲敵將河合將監由  
此為織田氏所遇織田氏方患關西多不從命欲絕  
其東路以播州上月為扼吭築城因令勝久兄弟及  
幸盛守之俄而復為毛利氏所陷勝久兄弟死焉臨  
死賜幸盛佩刀而訣且曰勿死後事唯藉爾爾幸盛



泣曰死臣分耳嗚呼誰為我君報讐者乃復佯乞降  
毛利氏毛利氏許之欲因赴藝謝恩而伺間途出備  
中阿部而毛利氏乃覺其卒有異志使人誘致阿部  
水上殺之遂見害死時尚殺傷數人時年三十四幸  
盛須髯甚壯殺者以為異鬚而藏焉傳以相視或云  
以其須莖鑽窗紙穿如鍼又相傳阿部民祈其冢截  
瘡至今莫不驗焉昔者蜀漢關雲長壯武而忠中道  
而沒後世頗見威神至乃所在帝祀焉鹿介既能用  
其勇而忠志未遂乃蘊氣烈而強死靈亦異矣子孫

一族十八人不可謂不盛矣則祠而安焉有故哉  
世家

額田恭公世家略

額田恭公姓源氏名賴元字叔長

神祖之孫而水戶始封威公第四子也母佐佐木氏  
以寬永六年己巳七月十四日生于常那珂郡水戶  
城二十年癸未五月年十五始朝見

猷廟是歲鶉殿廣綱為傅正保三年丙戌十二月叙  
從四位下侍從兼刑部大輔慶安二年己丑五月



朝命令行拜日光山大廟萬治元年戊戌六月娶小倉侯女為夫人是歲賜第東都城北吹上地寬文元年辛丑六月君母氏卒七月水戶威公即世遺言使請分封四萬石義公嗣上其事朝命令以推恩例分那珂郡額田邑入二萬石封之公既受封年三十一明年下令有司曰凡政事一遵本府制而政有小大事有本末臨時之宜其在有司夫官之失德每由寵賂士民其或以巧佞伺人苟事苞苴者速以告勿有隱典獄訖富有司敬忌常豫戒吏民且正以訓辭

莫令至淫慝有司聽訟其躬不犯公道而或由親疎疑于阿私小大之獄宜會議斷之凡事莫有過苛察而以傷大體是為初政是歲又頒職司諸士法隨其職守各別其章公既親政靜淵有謀篤信無苟是以鮮有敗事三年癸卯府臣河野某強姪肥後某妻肥後殺河野召問肥後有辭公乃不罪而肥後請行許之乃賜其幼子肥後祿留之屬之瀨山某矢野某令育焉以著肥後舊勤五月上日光山拜大廟四年甲辰正月世子生今侯也義公及靖伯世子長沼侯小



倉侯及其世子來宴公請義公命之義公使公夫人父小倉侯命辭固請初小倉侯名大學

神祖之世數有稱譽於是欲與焉以為祝遂命之曰大學府臣池田某無行是歲其族請逐之許之公乃謫之曰女不善吾固知之女族亦莫不數諫唯爾年壯尚其自新宥既多矣而親亦棄之以至於斯乎七年丁未七月坂中久重死妻方身使在邸產產女公使有司言之曰若男也則欲令坂中有遺育惜哉為其妻令擇再嫁藩中妻固辭請出邸乃以坂中俸餘

與初生女而許之八年戊申二月命作戎器十一年辛亥八月國老大嶺言廣疾病公問之至則卒無男賜其女祿餘金是月大風雨水侵本庄別邸守邸加藤某與司倉石川某率人出移所積材亡害賞之其夜守邸松澤某偽疾弗出徒屬請出弗命室屋頗壞亦弗告公令閉其舍不謹且私移家財乃放之十二年壬子隊卒攝監造小吏以土木事左右造隸隸怒罵小吏小吏杖擊之夜隸率耦至小吏欲相死之或告監造長橫山似次似次乃縛隸而告有司公以小



事縛人不長厚停似次朝數日謂小吏杖擊事少激  
小讓其隊長不罪小吏八月下府臣冠婚諸儀從儉  
令延寶元年癸丑公年四十三正月月山某以非理  
犯向阪某向阪不校月山不已遂將相殺人救之公  
親聽之月山不直逐之命向阪曰女則厚矣而既至  
於斯私鬪兩罪 國家之制也賜白金遣之不錮八  
月隊長縣正之老使其子正時嗣公言于正之曰吾  
欲子之尚以時出在于廷若唯諸士皆年幼家國不  
厚所謂故國非有舊臣哉是歲穀至賤府臣糶以當

貨者病之乃發府金貸之令待穀價平三年乙卯六  
月加有司橫山重之祿遷次初公新分封謂重之有  
才而司財賦重之務財有序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於  
是十餘年府貨富有上下足矣公悅賞之九月朝  
命賜別邸巢鴨茅野之地四年丙辰四月令曰凡出  
行若輿隸與外人爭勿論曲直制止勿有令抗至執  
兵八月水戶府命鶉殿廣次來為國老故傳廣綱子  
也廣次在水戶也食地於公則廩食於是加祿慰之  
五年丁巳三月公如水戶謁威公廟于瑞龍山其月



還東都六年戊午五月立君母氏墓碑于水戶十二月貸府臣金八年庚申二月茶人石川曾閑有罪減死逐之初曾閑盜藏金覺當死公曰使小人恃寵陷罪吾不明擠之也命梓人造新狴囚之故事囚初繫新狴雖重犯其所造梓人必請之公蓋以之梓人果請宥之因赦之曾閑之水戶為僧公憫焉私給粟終公世天和元年辛酉實

憲廟初年也公年五十一二年壬戌四月十一月修武備三年癸亥二月六月八月申武備令貞享元年

甲子公年五十五正月小吏有盜罪連箕輪某拘之其族長春永常職列上司公喻二人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之制也勿為族人罪故辱及女輩今豈不益勵縱有輕疾強以就職不然有若畏縮人反以為汚族有不自安因為其族故特緩其縛二月使邸人以時相率出野習其健也二年乙丑四月給老臣和田利忠母廩道也妻也命曰非為利忠職故道也在也吾嘗許後不棄也小高重行父某不職重行數諫之不聽是歲父得罪重行及弟重本當坐公聞其嘗



有諫宥之且命曰女其益力無怠以償親非可也二  
子後果有勞乃為是赦父拘禁分賜兄弟其父祿三  
年丙寅正月申武備令八月賜習武射者弓十月  
朝賜宴三家甲疾及公蓋特例云元祿元年戊辰公  
年五十九三月禁府人為僧巫募祿二年七月令自  
十三日至十六日不許僧入府門及禁邸內觀燈六  
年癸酉四月十三日公病癰及二十七日疾病朝  
使至問疾公力疾接之是日見夫人及女公子辭而  
後鎖內停婦人侍疾者命左右後事公既避人寢外

臣無敢見隊長高山重信請見左右不許以武器事  
請命公乃召問之重信誓首曰無事以君大漸欲一  
拜今不欺以見終不克因涕泣公亦為之惻然曰勉  
哉與女為辭由是內外臣僚皆請見公許皆見之既  
夜公顧醫谷立鎌言之日期將在今夕死命之終君  
子慎焉吾又何忘又顧佩刀在枕召主劍者令易之  
輕公自執之曰稱矣今猶可堪漏既丑令左右執衾  
曰視死人所惡既將屬纊公猶自引其令覆之公終  
于寢年六十五葬于常瑞龍山謚恭公公臨政用人



南亭集三編 卷之十  
寬而有法，亟命老臣能降聽事故。上和下競，終公世重臣，得罪二人而已。每選重職，若疑不決，使諸司納封事，至其用，不令知誰薦。某塞其黨，此亦因其白事。試人才也。府臣年老當致仕，或給優祿，就閑令其時出可諫。公使人自勵，有司議事，公曰：若上司而謀不當，下列不敢可改。自今後發言，必先下司。有司請財吏出納，欲令上司監之。公曰：無庸。阜隸之事，官司之守，亦各慎在其心。豈可豫猜其貪墨哉？公留意戎備，因府人素設師旅之法，甲兵器庫之所藏，無歲不

繕弓槍步馬，即建各場習，無虛日。收養名善武技者，從兵陣之法，至射御劍槍，數十人皆當時之選也。常戒封民擇勇而能事者，及健可為卒者，有大事則將為什伍屬隊。東都郊遂民有馬者，常懷柔之，豫為借馬約。國家之制作，內政而寄軍令，故公備豫。國家不虞，亦欲應卒不戒而備焉。公溫仁，常怡顏色，幼孩懷之，至其一怒，目眦裂，張人無敢仰視。府臣嘗病，瘡公有怒在其舍前，叱之瘡乃愈。其雄武威震如此。公雖嚴篤，義容物之量亦過人。公嘗出，或洒水道，誤



搏殆及公不怒曰爾之不謹若遇偏心人危矣丸岡侯邸鄰火前隊石神長好率人奔其邸既而歸初丸岡侯聘公女時公議絕其婚未發及聞長好走救火丸岡邸大怒令讓之長好謝曰外臣不與內議安能知焉獨奉初以還已公怒立解曰吾過矣乃謝之又報朝老策書史誤書日而發既而悟有司請罪之公曰諸人檢焉吾署名焉而無一悟者若尤其過罪亦有所在史又何獨罪焉有狐數毀庫皆請殺之公使捕責之曰女獸雖無知亦既窟居我邸而何乃如

斯若及再犯死無赦狐畏而人伏乃縱之後終不為害其恤下有恕也嘗有末松某使妻寓醫家產焉產難危甚末松遽往醫家遂忘告宿而歸藩法禁不告外宿有司議罪公察其情不罪然已有法於是令其上司讓之而止又小臣以親老請歸養許之公感其孝使居鄉比仕者有卒被狐馮失常數日復既不可使其帥令罷歸公偶聞之恤焉欲令還農以久不習不可在邸給食待其出事他公性節儉寡嗜欲燕居不容如家人子婦人玩好不縱養求器服從給嘗欲



枇杷杖命邑獻之三年始至公悅修邸內不急事垣  
 屏多令為藩經年皆能樹立無倒壞以省修費使橫  
 山重之布寢庭白砂重之使隸役以間稍運邸北川  
 砂十年始徧公欲無犯時皆此類也府事豐盛自繕  
 完戎備以至府人供億無有匱乏焉善和歌有集曰  
 蕭山詠草好武學達其術所著有兵法大成可否雜  
 記及射書射書義公所序也夫人生二男六女適長  
 子賴貞今侯也其母弟忠國出嗣本多氏是為姬路  
 侯元祿十年丁丑卒長女嫁中村侯第三女嫁出雲

下

別封松平美作守第五女嫁松岡侯餘皆夭妾氏生  
 二男一女庶公子賴愛次早卒庶女夭夫人後公十  
 八年寶永七年己未五月卒謚順敬夫人今侯名賴  
 貞字子剛官從四位侍從兼大學頭元祿十三年庚  
 辰九月更賜封與守山世子名賴寬字子猛從四位  
 兼若狹守好學乃自緝錄恭公譜牒時史所記及耆  
 老所聞見使喬屬其事喬受焉略綴作世家以備後  
 太史氏觀采焉  
 贊曰公既分麟趾之德儀表宗室之列懋昭祖訓而



一府之政克治矣可謂令德或傳

憲廟嘗欲使公為太老有關說者而罷周書命君陳曰克施有政惜也不施之於國家元文四年己未

春王正月

傳

霍樓傳

霍樓其先蓋受醫眼神效方於異人東都初建來家牆東隱市賣之止何增田氏肆揭焉由是遂世不它業無積聚貲日取給而籍都豪之間因乏焉及霍樓

頗好學名助字伯隣少壯事白石先生以詩稱高第弟子白石先生詩名海內數十年矣然其人固志經世畧恥以詩名家且自視高不妄假人率不欲人以弟子受詩以故登其門至寡矣而霍樓獨以詩見奇愛於白石先生白石先生屢歡其家乃見貯藥樓畫霍令題霍樓遂亦自號焉霍樓已甚喜客酒肉無絕席晝夜來者相屬既而先至者或偶過若有他期不得即去後者既已雜然日夕每至戶室之間殆不能容主人乃坐起其中衍衍然常極夜無倦即倦且霑



醉在席假寐少焉寤乃復歡呼命酒坐不迎起不送不必為賓主容意蓋以相忘為適客亦悅其真率至則如歸家其家固已習以為常雖昏夜厨饌必辦或一日人不至僮僕乃憂主翁不樂即以便稱使詣其居常相善者招焉不得又適它不得乃又便稱使詣略相識者招焉不得又適它而後雖雜賓惡客必致所邀而止僮者率相屬道路或且一遇其所識過苦要之以至雀樓而後喜可知也晚以此稍貧而雀樓無它好戶室不全無修焉所衣一卉服而已率不欲

出行即出固亦不設行衣緼袍立無恥色至於飲食諸客之費即家人日所貲錢必盡令供之給足焉而不問其他焉故終能數十年如一日而不衰云雀樓既以詩名矣然脫落自樂而已雖稱好學亦且不欲屑屑為儒士狀則曰一賣藥翁豈欲沾沾自喜又且苟飾羶行以求人聚慕而又且倣韓伯休好名之甚故刻苦逃名為哉為之醜也有諸君唯可以與飲酒耳然氣好節俠有所守有貴客至與以詩所交則不敢謂己有之每言乃必推戴白石先生稱之曰匹夫



居邑屋而幸屬巷有此車轍亦唯游閒公子諸長者  
所辱賜匹夫豈敢一有可致之顧莫非白石先生餘  
恩已因至泣下雖其常酒間語或及白石生平乃必  
淚涕嗚咽足而後止始白石在時每歲必以八月望  
期會雀樓及沒雀樓追感哀慟每至其時聞隣里歡  
賞益不堪因私以其時為終身心喪忌日不它出不  
引客悴然素食閉戶以終夕云其至慎亦如是人乃  
恠其時時小心與其素達有所反以此益有竒人之  
目雀樓以詩與吾黨鳴歸德高子式交善先是欲因

見余而且謂二子曰助承白石先生恩顧將以終身  
而又執謁詣見他一先生心固所不安也如何二子  
即謀待余至二子所而迎之則雀樓不肯曰既已有  
所欽而又故矚其有所適如薄而觀之亦心固所不  
安也不果二子乃笑語余余久既聞雀樓為人又大  
喜其有所守輒行至其家盡歡而歸後往還益知其  
竒如所聞而雀樓數徵余文余已諾之未果會今年  
六月雀樓小病病不數日而沒沒後諸友圖集其詩  
余遂作之傳為掛隴之贈且屬諸友令附其末



贊曰世之逸民固奇如霍樓而湮沒不聞者不可勝數余既悲其所親見略次其事如是然至其奇固又世有其人焉不以其詩惡能施於後世哉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七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八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熊元朗華玉輯校

碑

伊豫國溫泉碑

國史曰

舒明帝十一年冬十二月幸伊豫溫泉宮明年夏四月

帝至自伊豫又據伊豫國風土記所載



景行帝嘗幸溫泉

仲哀帝亦幸溫泉

齊明帝幸時

天智帝

天武帝為太子諸王亦同從幸并

舒明帝

帝幸凡六云風土記又稱上古之時少名彥命病劇既以為死當時此地已有溫泉於是大已貴命用以浴灌少名彥有間乃蘇亦不自知病已去體起曰吾

假寐乎遂健步如故蹈旁石去其跡蓋存云寔蓋為

吾邦浴溫泉之始則地神氏世所從來尚矣非特見

賞於人皇也後乃祀少名大已於其旁為湯神又有

伊佐尔波神祠亦曰湯築後更曰湯月相傳

仲哀帝與

神功后幸溫湯

后因有身生

應神帝

應神廟號八幡宮故



應神帝為主因并祭

仲哀帝

神功后今名曰湯月八幡宮崇祀最大云謹按國史諸書所載吾邦溫泉所創莫先於此又考萬葉諸什國風所采莫尚於此湯之前故有圓石圍可三尺名曰玉石亦古歌所咏以為神代之表者也則自太古可徵矣其諸神祠載在祠典

諸帝行宮今御幸寺是也夫陵谷變遷桑海移易名存實沒蓋亦不數而此湯之出也蓋自剖判厥曠遠

者不知其始姑以所聞近者年紀尚且在地神氏之始至今數十萬載而不絕浴者起廢其效日新豈非造化凝精神明祐福者邪風土記又載聖德太子所命立碑文雖世所記聞然其辭不可讀義多可疑且其石不存今不可得而考據故闕焉爾自寬永中松山侯食封伊豫國溫泉在疆距松山治城東北二十里於是累世尊崇其湯及神祠及今侯源定喬刻石紀其事志傳永久乃典故所列足以徵文獻矣銘曰爰有溫泉在豫之土厥初養以夔自太古人皇錫寵



六降

帝武

神后禋祀，載震茲詩。天開靈滋，祉我東方。歷載千萬，原泉弥長。養精蠲穢，疾疢廼忘。億兆一浴，壽考無疆。廼顧其側，神廟奕奕。

應皇陟降於穆，不斁二神攸相。永護温液，其永維何。有密玉石於昭。

先王誕陳國風，先民自古。其頌于隆，松侯受封。克敬神功，立石勒事。厥圖無窮。

豐白杵大禹后稷合祀碑

稻葉侯世，食封豐白杵。惟元文五祀，合祀大禹后稷于厥土。有衆胥議，其君蔽志。龜筮協從，士民咸喜。其祀壇而不屋，崇式社稷。乃建石表，壝邦人莊允。益作碑記，昭贊厥事。喬乃重以銘，其辭曰：

維水不道，民亦聚石。帝之攸佑，乃乂既作。曰若，稊古大禹底績，明德遠矣。匪直也迹，萬世永賴。罔方弗祀，匪比睢漳。遠乃可邇，興國聽民。冀其穰穰，邦君馨德。神格乃饗。



原濕底平農工乃即維昔攸時維后稷于社于稷配功比德言肇厥禋絜粢乃新維侯作福靡弗在民貽我來牟續古之人

刀禰上流以南修治告成碑

寬保二年秋八月東都近帶諸州大水水衍溢自信毛諸山而上毛武總下流受災極于瀕海至都之江東水留旬有數日浸淫尤甚者自漂溺外居民失業道殣相望朝廷既乃憫恤之大發倉廩賑給焉既而以其水道埋塞堤決堰潰田卒汙萊其冬又下命大

興役修治焉縣官給材屬役大小諸侯督則統政府遙制典農法司監司使者若干臨以董事蓋大役云長門侯以大國在關西受其之一於是使大夫廣定為植率國臣諸有司若干僕隸輿臺及私從者合千七百餘人而東乃到所分地廬居于野本末數所以視作治自冬十一月始踰年至今春三月凡五閱月竣事上績朝賜侯服及視事國臣十三人時服白金各有差長門阪時存自役歸謂喬曰此役也吾諸臣者發也寡君命戒固已若曰各慎爾事罔有不共



南亭集三編 卷之八 五  
以從簡書若我封疆之事則民唯朝夕是共其聽不  
惑乃有司者左右手指相使而已奚恤焉今承朝命  
乃使各庀奔問官守既又出竟越在千里之外事雖  
靡盬非復吾所能及也亦唯必體朝家恤下之德意  
從事焉庶乎其可也吾諸臣者既奉以旋乃至則物  
土方議遠邇度厚薄仞溝洫與我封疆異也則與他  
諸大國同在事人士截然畫地而守焉而壤實相屬  
水實相承固亦不可謂一彼一此吾何知之則行李  
往來不得不數以相諮詢與我封疆異也諸臺使者

冠蓋相望於路旦夕逢迎唯謹與我封疆異也其巡  
功也自溝徂瀆自原徂濕即所廬隨其濬繕移徙東  
西無常居居則槍纍幄幕干板焚燎不得不備一夕  
之衛行則輿馬僕隸芻米屝屨不得不具一日之積  
與我封疆異也捷筮薪石仰給縣官亦唯事期財用  
每以待成命則計徒庸稱畚築非吾之素與我封疆  
異也大水之後民猶夫婦墊隘乃一儻其土為役夫  
而壯者固已隨功與平賈而且共承朝家周亟矜無  
資之旨使有數月之食以及麥禾自窮民始則至于



南亭集三編 卷之八  
老幼婦女可哀尤甚不問羸弱一充運土乃朝荷一  
蕢暮與數錢於是日夕下來則纍纍攜負至者百千  
成群於庭有司簿正稱事授與不勝唯不均是懼與  
我封疆異也有是數者而加之上下千餘人前後五  
閱月日在曠野脛不遑生毛固亦不無重膹疾疫之  
虞是以吾諸臣者日夜勉思惕若不寧唯是賴有寡  
君之教與二三大夫之慎終亦無有一事之廢無有  
一隸之病驩然相勸乃得以竣事而奉承國家之大  
役尚亦有辭於反命不亦皇天眷顧所及乎因相與

謀是宜壇以告成而歸而有鷲宮之祠在其地蓋祀  
典所命也聽輿人之謀曰何必他營於是俱就再拜  
誓首曰曾臣長門宗廣受朝命奉役其官臣廣定及  
某甲等實先後之乃以天明今既克集大事無作神  
羞敢告既以告矣願復具其始末勒碑鷲宮以貽永  
世喬乃承其所屬爲記如是凡長門所受役刀禰上  
流以南而北盡其塙水自西而東則其地上自武之  
兒玉郡久久宇並水下至州之埒玉郡間口十五里  
而又自間口折至羽生騎西之地斜界糟壁驛東南



南齊書卷之八  
卷之八  
圻出五里南北亘遠者十餘里在西上則自州之榛  
澤郡橫瀨迤至上毛新田郡前小屋六里其次自州  
之幡羅郡江原迤至郡之依瀨五里今一里十古制  
之里則東西大率二百里南北五六十里若八九十  
里堤壞修補小者百餘所大決者雖繕補客土更築  
率長八九十堵橫三四十堵用夫十五六萬浚溝澮  
九十餘所在羽生爲大渠而長三里用夫十一萬在  
騎西渠益大實刀禰故道而所浚三里餘用夫三十  
萬其他川防陂足薪石竹落之功大小七百餘所凡

用夫百萬餘云自國臣有司視事者十三人至所屬  
士凡百四十七人私從八百十人卒隸以下七百五  
十人合千七百七人其十三人姓名別具寬保三年  
夏五月平安服元喬謹記

河合寺碑

河內狹山晁子君采以邦大夫世采其封南河合邑  
邑有河合寺邑名焉記曰古者

皇極帝二年勅建列朝相繼奉信增修以至南朝  
最爲崇觀與州之觀心金剛兩寺屹爲三大刹勅



旨數奉禱事勝國之亂諸閣壞廢大半而其國宣及楠氏所令手書至今藏鎮焉晁子之立碑於此為寺觀微乎存乎曰否為尚楠氏也何以尚之為楠氏遺愛也古者楠氏盡忠乎興國正平時南北戰爭數十年矣誠節貫天地知略蓋四海恢復之功雖不成全其子其孫三世志業不渝實與南朝社稷相終始焉天下後世至于今時莫不感激出涕喜言其事焉是為遺愛也為楠氏遺愛衆矣曷為獨於此河內與泉攝當其時楠氏世守也前此攝有湊川碑泉則未聞

焉爾而河內其所基據遺愛尤存金剛千早城趾也何以不碑焉晁子曰吾嘗略行金剛千早一石不存噫蓋竟外爾蓋河合碑則晁子遺愛乎我也遺愛乎我者遺愛乎已也因祖之所逮聞而石乎私土甘棠之遺焉往而不愛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楠氏之功德天下後世至于今時莫不感激出涕喜言其事焉所見同辭所聞同辭所傳聞同辭是謂口碑備矣不必具列其事則不獨其遺愛也寺觀雖微乎存後此以楠氏重則楠氏之亦獨遺愛於此也此立石



之志也

矢口新田神君廟碑

昔

元弘帝出居南山足利氏立

光明帝于京於是南北分朝諸國各據其黨戰爭數

年而新田氏舉族勤王南朝宗人左中將源公義貞

卒其族衰神君者中將公庶子名義興勇氣掩世延

文中以兵衛助為

南帝密徇東國勢將復張先是足利氏使其子基氏

居鎌倉令關東畠山國清為副時共出次武州患之

畠山以幕中士竹澤嘗事神君因使圖之乃陰共謀

佯與竹澤有隙逐之竹澤使謂神君曰臣無罪見疑

於國清若得再事舊君願有所效神君納焉乃飾美

女進之有寵既而請饗已家因圖害之美人有夢惡

懼止神君不出竹澤不克果而神君亦不猜近之乃

又密請畠山使江戸氏二人助焉亦佯逐之二人因

竹澤來神君納焉於是三人比事焉勸襲鎌倉且曰

有眾難襲使分士卒先神君至矢口津從者十三人



耳竹澤預與舟人謀竅舟而塞之使待于岸既而神君與其人乘焉中流舟人佯失墜船具於水沒而求之陰去其塞泳而逃水入舟將沈竹澤江戶夾岸伏甲噪而出神君悟既不可為乃怒呼曰吾為厲報女自屠其脇腹而沒十三人從死焉後害者至津雷電晦冥神君介而見皆死厲見不已津民懼乃為立廟追祀其神至今四百餘年人猶懼威靈不敢褻慢云今年寬保甲子守山侯源賴寬遣使立碑自書篆額乃又使元喬據舊史叙其略勒石係以迎送辭其辭

曰

霹靂激兮電揚光龍車驚兮玄雲翔神之至兮歟亡常儼如在兮水中央被犀甲兮張彫弓既一怒兮奮鬼雄仇且殪兮懟未窮將以愴兮茲壽宮蒸肴醴兮采蘭蕙潔余祀兮神無憊固既毅兮勇以厲掃妖氛兮永不替水澹澹兮清以冽往又來兮羌可濟良辰和兮天門霽顧余降兮雲之際

墓誌

備前中野湯淺君墓誌銘



按湯之祥所狀湯淺氏之先播磨人文和中仕赤松氏有軍功遂世仕赤松氏十世之裔諱某稱佐渡佐渡君曾孫諱宗白稱右馬允自佐渡君至右馬君凡四世當天下戰爭時亦皆以武功得名國家一統赤松氏國除無後池田侯之先國清侯聞其名聘召右馬君來仕自此臣池田氏及興國侯芳烈侯世見眷遇正保三年丙戌卒有子四人其季諱心俊池田侯初封因幡時生其地長為行人芳烈侯翁主為一條左府公夫人在于京師時制公侯女出嫁必選謹

重之臣遣外傳其所適於是遷事一條公夫人于京師若干年好詩賦與京師諸名儒交歡唱酬晚致仕歸備前岡山作遺訓以戒其子而卒子三人伯為從父嗣季早喪仲嗣寔為中野君君諱英字子傑受邑備前中野狀所因稱也年十六近侍芳烈侯稍長為行人數使他邦無辱君命曹源侯時累遷積勞嘗與之福山正經界告成東都官賜時服白金他又數督察重事晚為執法從今侯數赴東都以多勤勞賞賜增祿後告老侯為其老成不許歷年固辭老病不



堪職享保十六年辛亥致仕時年七十七備前尤重  
執法職自祭祀廷禮蒐狩武備獄訟賦稅百尔政事  
無不與聞君在職十八年平詞訟寬囚罪推賢才舉  
淹滯亦皆仁恕為先專修先侯遺法尚仍舊貫凡有  
建言苟務變更者一切抑止不行曰不有先君令德  
昭明者乎何用此才譖自喜者為然內尤精鍊吏治  
故臨事無有過失自記國家故事典刑數十卷人無  
不取法臨辭職授新代者舊政之要以從事君為人  
恭儉家事無不治性孝每誦其先人遺訓未嘗不泣

下自壯至老無聲色之好素有酒量然非君命飲似  
不能醕半觴酒人謂非其任皆以其遺訓所深戒也  
其終身謹孝如此輕財不憂窶與人語無一言及貨  
利事初以其先世大家家富累數千金及君分財視  
伯既出在他乏用乃以金銀器物凡室所有三分之  
讓其二伯氏餘亦稍施宗族至於殆盡在職絕賄賂  
私謁以清白自期而夙夜恪勤不辭勞劇至議事未  
嘗不正色辨論之而居恒率不伐功似不能言者其  
澹然不競亦如此告老後凡六年閉關不復一出頗



百集三編 卷之八  
受花木手自種藝或園棊閑事耳宣以是終以明曆  
元年乙未九月十九日生以元文元年丙辰十二月  
十七日卒享年八十有二葬于國東山其先塋之側  
初娶彥阪氏早卒再娶河原氏又卒皆無子後娶瀧  
氏有子二人一女夭一男名元禎字之祥嗣家襲祿  
之祥自幼好學穎悟特達初君欽尚東都學之祥未  
弱冠乃命遠修贄余而學焉後之祥嗣從其君東行  
乃時時來見一年親知其問學進取有超世之量於  
今著作日進博覽不倦孳孳成大志云君卒之明

年之祥遺書請余作其誌銘曰不肖得事先生實先  
人之志也且先人平生欲寡其過而今已令終若賴  
先生以死且不朽願不肖藉此萬一得小報岡極余  
比歲老困每謝四方著作之徵然以之祥故不可無  
言乃據其所狀敘述一二遂作銘曰  
君之德之令顯之者誰居人不可無克子亦不可無  
其基

墓碣

香月牛山先生墓碑



先生諱則真，字啓益，號牛山。筑前人。厥初出自香月君小狹田彦四十三世之後。曰香月七郎則宗。又十六世曰六郎諱重貞，為先生考。先生少學貝原益軒，又師鶴原玄益，受方技書，極其旨，遂為醫。及壯游事豐中津，有男子乳出，汁如婦人者，舌生毛者，產後不穀食，唯嗜肉者，皆從先生治，得愈。名益起，旁諸大國更請診治。從中津侯朝而東，東諸侯及名公鉅儒莫不敬服。其術若學之精者，在中津十四年，託病而行。遊京會，大覺親王病舌瘡半年，諸醫百方不得，倣召

先生，先生曰：鬱痰爾，法當吐之。諸醫憚其毒，爭持不決事聞。

太上皇

上皇詔使從先生言，先生乃施其方法，吐痰斗餘，病去言笑復故，更調兩月而安。於是人益信術，益行。先生在京所相善，自伊仁齋諸大儒至詩山高僧，名高一時之選，莫不納交。聲益籍甚，四方來受業者常百餘人。先生乃築醫仙堂，圖揭所欽古先六人，各題其至言，而其字與扁署皆臺閣公卿為所書。人傳稱為



淡在京十七年小倉先侯聘召不起辟其侄則貫監  
書記事於是先生偕來以客受養老稟給侯重其術  
歲加賜與以待之至小倉今侯遇益盛醫倣益及隣  
國先生復營醫仙堂以居至老書不釋手所著書凡  
二十三部多行于世年七十五老焉曰吾事畢矣自  
今而後雖生猶死遊魂行尸其豈與人間乎乃器用  
財賄悉分諸親故而後卜葬地制棺槨以土伯曄仕  
小倉同其業相善請為志其生平作木牌刻之先生  
不取妻妾無子侄則貫先卒其子尚幼先生乞令受

業門人貞菴受其稟給以待侄孫長貞菴名則道乃  
冒香月氏以父養先生後十年先生八十五以元文  
庚申三月十六日終于小倉葬于國城東圓應教寺  
門人共議建碑土伯曄乃助貞菴遠視其志請余作  
墓銘先生生平醫倣特異與所著書目皆具門人所  
傳及伯曄所志余乃略據其狀繫之以銘其辭曰  
術之在人意之在書自西自東名亦不虛

識愿卿墓石

惟恭字愿卿父即所為識服元喬母井出氏享保九



年甲辰正月二日生于東都南郭寓居自幼無他弄  
好常從側觀父所業八九歲未就教習即已自取簡  
冊讀之一讀不忘從此常默有所讀父竒之故不自  
授章句從其所為以視好尚稍長志尚益竒默讀益  
多而口未嘗言所通父亦未始問其所涉何書時試  
討論或俾助考索以視其所至至十四五歲既自經  
史暨諸雜家通涉殆遍未幾所與交傑之士自父  
行多就正焉繇此業愈相益進元文五年庚申三月  
年十七罹痘患乃以十一日夭沒相與卜東海寺少

林院後山為羸博葬焉是歲將冠未果先是諸友已  
字之以愿卿於是歛以成人服以成其志不殤也既  
石表其墓余乃左袒右還三號而曰兒汝之孝順汝  
父母兄弟既不遇以常見汝安之所遊諸友亦皆愛  
汝不唯諸友愛汝因茲益復相傳亦皆稱汝不侮以  
豚犬殆俾汝父有有子之聞則不唯汝父為愛所蔽  
自碩其苗人不聞其言可知汝安之獨秀而不實雖  
可憾焉人之在世無長無短隨化而盡獨有死而不  
朽者而已而陳人徒壽不可與焉何長何短且汝志



所在諸友已知之汝所與固已俊傑其中必富有顯  
當今傳後世者亦必當不使汝埋滅汝安之少林之  
後海嶽靈秀誰神不安葬之薄非不慈汝頗知禮亦  
知汝家之有凶雖幸依諸友之力不可踰焉且汝父  
為作此文汝其安之

萬殘君墓碣

萬殘君卒翼之父也余弔焉翼之哀戚稽顙如有弗  
得焉曰傷哉生我苟立名以顯父母人子之道與羽  
也不肖既凶有焉抑亦望其宰如猶且幾有所附諸

長者人子之情已羽也不肖不敢請也為羽也父者  
不亦哀乎余既悲其意請觀其譜譜曰其先伊賀人  
本姓高木氏號中服部高祖某字喜平次天正中明  
知之難

神祖由伊賀間道還喜平次與服部族衛送之于勢  
白子受賞自此仕

神祖勢長島之役戰死曾祖某更族中野奉  
台陵祖某父某世奉陵君諱盈隆本太田氏來為外  
家中野氏子寬文二年正月生以元文五年十月朔



南亭集三編 卷之八  
卒年七十九葬于東都增上寺中淨運院先卒之夕  
君夢其伯父與君名萬殘因為謚號娶近藤氏生七  
子一男四女先逝其一即翼之名羽君耽書籍善術  
術性和順好施至所自守泊然不營克終其命故亦  
得使翼之專成業余乃為翼之作銘曰  
父以子顯亦教之善也

雷山先生墓碑

先生望月氏諱震字百里號雷山一號草菴為人剛  
毅少好武習孫吳而家既為鑿六世則比弱冠折節

學鑿亦其執志壯日夜讀方書窮力該通乃七劑所  
投莫不應變為用議論頗尚東垣丹溪後又好童科  
為小兒鑿中歲以術仕高松侯直言不用而去後仕  
丸龜侯以終初娶吉田氏生一男一女女早夭男即  
鹿門君也始先生伯父甫菴君卒時其子元椿君尚  
幼先生受遺育孤愛護備至元椿君早卒乃乞鹿門  
君襲其朝祿吉田氏卒娶田寺氏生一男名草玄字  
子泊為先生嗣二女一夭其一嫁鑿官關本氏先生  
中遭家甚窶而罹災十八移居十二方其元椿君早



卒鹿門君幼嗣每率家屬艱虞往來殆將不給數矣而志益固然亦漸圖家計不至育鞠乃教養鹿門君於其中日俟成立卒得以濟焉鹿門君名三英字君彥今已以待鑿官法眼術業籍甚稱於朝野則先生之力為多焉先生既以剛毅不撓終身立志然雅性好和歌自少至老耽樂不渝每乃會風人探勝槩欣然忘憂頗以見推乎搢紳間晚兼好禪其將終使孫女在側彈琴曲終奄然眠就之則已逝矣亦其執守可知寬保三年癸亥四月六日卒于鹿門君家年七

十有九葬于東都淺草壽松院鹿門君業餘兼好文學與我黨交二十餘年元喬與先生相識久矣乃襄事畢銘其墓曰

剛毅幹事君子成人柔克相雜是以近仁

容軒先生墓碣

容軒先生諱義和字子嚴容軒其號一號洞巖又稱太白山人族本新田氏出自中郎將源義貞父親重世臣仙臺母金須氏承應二年癸巳六月七日生于仙臺甫六歲先人宦遊京師先生在家學字其兄曰



南亭集三編 卷之八  
夜勤習比十歲既數代先人書稱夙成又工畫藩有  
佐久間友德曾祖修理某有勇名最善畫仕藩先侯  
貞山公時得寵祿為公所器重遂以畫世家及友德  
無子即乞先生繼業年十七於是為佐久間氏繼官  
仙臺中年坐事將家徙外地備歷艱難衣食不給泊  
如也教授鄉里唯樂爾三年赦歸從木齋先生受經  
再仕先侯青山公校勘年譜公將擢用會公即世先  
生時年六十有八乃致仕而退先生嗜學且留意書  
畫始遙通贄京師松竹堂為師後又參以古帖及古

書家遺說而書益進人盡珍焉凡與人書知古則自  
先生始其作画亦有法不屑為流俗庸工皆以閱學  
有所考也為人介立厲操以其學頗晚中年後日夜  
手不釋卷自居閑益講學不倦誘進後輩又好古興  
廢州之壺碑曠世無識者先生乃摸勒傳于世又志  
輿羽風土若干卷他所著百餘卷藏其子家云初先  
生長子義方有才學志四方不歸次女配人於是先  
生無子養鈴木氏子嗣仕晚生季子義質字子敬繼  
其學業先是先生與祖來先生相酬答時余既聞其



南亭集三編 卷之八  
為<sub>レ</sub>人後貽<sub>レ</sub>余書請<sub>レ</sub>子敬業益得<sub>レ</sub>孰其人元文元年丙辰二月十一日年八十四卒葬<sub>レ</sub>于邦北莊嚴寺既而子敬請<sub>レ</sub>銘墓余乃受<sub>レ</sub>狀略<sub>レ</sub>記其人繫<sub>レ</sub>以辭曰  
迹<sub>レ</sub>文翰見<sub>レ</sub>其仙殆<sub>レ</sub>庶乎郭恕先

南居翁墓銘

翁之狀版美仲既誌詳之其子子信又請墓銘余余未識翁而子信之孝著夫鄉黨乃為之銘曰  
既世且業里仁為美家之不匱錫以孝子

守山莊公墓碑

公諱賴貞字子剛水戶源威公之孫而額田恭公之子也母順敬夫人小笠原氏恭公已分封額田公嗣焉元祿中移封奧守山官從四位大學頭遷侍從晚以宗室耆老特拜左近衛少將時以為榮始適欽定夫人峰須賀氏無子先喪庶氏所生公子七人女公子六人長子賴尚從四位丹波守初為世子已而以疾廢次賴寬字子猛從四位若狹守為世子襲封守山復為大學頭次賴恭為高松侯嗣次定賢出嗣高田侯之後移為白河侯次賴濟為長沼侯嗣長女適



南齊集三編 卷之八  
懸河侯次適宇土侯次適村松侯餘蓋天云乃至孫  
子女與內外子婚燕昏作羣振振如時以為昌公性  
雄壯好學兵法弓馬武技皆極其至毅然專以國家  
干城為任英氣充塞終始不撓蓋以直養故久不懈  
于位乃以宗室耆老為朝野所推尚多男子亦皆分  
職其福之全於時諸侯稱少儷焉旁善書畫晚頗愛  
禪號義山亦稱直旨與諸禪客為方外交以相樂焉  
延享元年甲子八月三日逝公以寬文四年甲辰生  
享年八十一例葬常州瑞龍山先塋禮也謚莊公銘

曰、  
維祖維考維邦之藩佐事上帝既配在天公其陟恪  
於昭左右宜爾子孫不顯世守瑞龍鬱鬱松栢九九  
神無不之亦公攸安考終厥命克配先侯臣子攸詹  
若斧者丘



南郭先生文集三編卷之八



